



日本的大醫院小醫師——

《研修醫純情物語》

旅日文字工作者／林宜和



傳統上，醫師這個職業常被冠上權威、多金或不近人情等偏狹的固定觀念。雖然醫師自己寫的書也不在少數，但仍以醫學常識或自傳類居多，真正用記錄方式忠實報導醫院生活點滴，又不流於輕巧賣弄的文章亦不多見。去年日本有一位新手醫師川瀨圭一，就以自身在某大學醫院見習的實際經驗，寫了《研修醫純情物語》一書，得到許多讀者共鳴。這本書最近在臺灣已出中譯本，是以它的副題《不要叫我醫生》為名（商周出版）。由於筆者尚未閱讀中文版，在此僅以原著作為評介參考。

日本的醫學教育與臺灣不盡相同。他們在三十年前即已廢止實習醫生制度，改為凡是修完六年醫學課程，就可參加國家考試，合格即成為正式醫師。不過新手醫師通常以「研修醫」身分至大醫院當學徒，學習看病人的真本領，可說是一種「廉價勞工」也不為過。雖然這種制度有不少缺失，譬如研修醫只挑自己有興趣的科別見習，不像實習醫師得十八般武藝練一遭，可說無法掌握醫學全體實像。只是日本積年制度一時難改，也超越本書評述範圍。總之研修醫川瀨圭一以一介籍籍無名的小醫師，進入日本有數的大學醫院，憑他的良知良能，記下讓人思之再三的醫病關係和倫理探討。

首先，作者本人奇特的經歷，不可避免成為本書的宣傳噱頭之一。川瀨並不是從小立志當醫師，相反的，他在潛意識為反抗幹練又高傲的醫生父親，故意走不同的路。在大學重考三次後，他進入某大學工學部，畢業後掛名念研究所，卻成日在小鋼珠店鬼混，甚至依此維生。其後他又任職商社和其他公司，卻始終格格不入，最後得了憂鬱症，足不出戶。病中主治醫師的對應粗糙，讓他重新思考醫師這個工作的原點和意義。而意外喪生的父親又令他休克之餘，開始對父親人生有正面的視點。於是在三十歲時，川瀨重新苦讀考上京都大學醫學院，並在七年後取得醫師資格。當他成為新手研修醫時，已經足足三十七歲，是一般醫師當上主治醫師的年齡了。

川瀨描述的研修醫生活，是手忙腳亂和體力透支的連續。不但得值班照顧一群重病的住院病人，還得準備臨床報告應付討論會，亦得做許多上級醫師交代的瑣事，而薪水更是少得可憐，完全出乎一般人對醫師的高薪想像。由於大學醫院的薪資太低，大多數研修醫都另外在別的中小醫院打工，賺取生活費，而他們上班時間內兼差的做法，已成為日本大學醫院不成文的怪現象。結果是，這些人溜班時病人如生狀況，就得出堅持不兼差的川瀨等人代為照顧，造成沒錢的人反而事多的不公平。

川瀨醫師最不能理解的，是包括研修醫在內的大小醫師，都刻意和病



人保持距離，沒事絕不到病房走動。川瀨謂大學醫院的三大任務是「診療」，「教育」和「研究」，但是很顯然的完全偏重在「研究」一項。病人光被當成病例探討，卻極少有人關切他們真正的感覺。而教學醫院爲了研究，不免把病人當人體實驗的對象，雖然不致對病人有害，卻也不見得有益，如再三的驗血驗尿以求取統計數據，只會增加病人苦痛和心理負擔，對個人病情完全沒有增益。川瀨本身人生經驗豐富，個性又我行我素，他以和病人最接近的醫師自負，不但與諸多病人結爲好友，經常傾聽病人心聲，設法爲他們減輕醫藥負擔，或是和病人家屬一起找出最適切的治療方法，有時還半睜眼讓禁吃甜食的糖尿病人偷過點癮，充分顯出他站在病患立場的思考方式。

本書除了批判日本的教學醫院缺失之外，尙提出醫學倫理的觀點，如末期病人如何看待生死，又醫師應如何幫助他們迎向終點站。作者認爲現在的醫院多以延長末期病患的生存日數爲目標，卻忽略病人的人格和自尊，他們應該有決定自己如何生如何死的自由，醫師更該經常和病患或家屬交換意見，了解他們的想法和希望。書中舉例的高齡病患，就屢屢趁看護不在時自己設法拔管，最後亦是以此方式了結自己。雖然在日本安樂死仍違法，但是延命治療的適當性和必要性，顯然很有置喙的餘地。

大學醫院裡當然不只醫師和病人的雙向關係，尙包括大小醫師之間的互動，醫師與護士的公私交誼，醫院和藥廠的曖昧關係等等，這些作者都很忠實的表達他的感覺。其間不乏令人會心的小插曲，加上作者充滿感性的文筆，給這本主題頗嚴肅的書增添不少柔軟成份。不過川瀨醫師最後還是強調，現代的日本醫院最缺乏「以病患爲本位的醫療」，大多數醫師都沒有切實站在病患立場爲他們著想，也不喜與病人交流。相反的，他們爲維護自己的專業自尊，經常在病患面前擺出權威臉孔，不容病人有對等發表意見的機會，這也是作者不斷重複「不要叫我是醫生」的眞意。日文原文叫醫師是「先生」，是他們對教師教授和醫生律師等專業人士的尊稱。作者卻認爲這個稱呼對他太沉重，至少在他真正累積職務經驗後才能擔起「先生」的稱謂，而他更不希望被這個稱謂矇蔽了自己的良知良能。

《研修醫純情物語》很眞誠的表達了一名大醫院小醫師的處境，和他不斷內省與試圖用個人微薄力量改善醫病關係的企圖。日本大醫院的諸多現象，其實也可以比照在臺灣的同型醫院上頭。近日臺灣爲了抗疫，許多大醫院的醫護人員都以命相搏，令人感佩。相反的，也有極少數被喻爲「臨陣脫逃」的醫護人員，引起輿論撻伐。比起臺灣醫院如戰場般的轟轟烈烈，日本的大醫院尙處「太平時代」，不可同日而語。不過本書寫的是大醫院的常態，也可助一般人了解醫護現場的實況和醫護人員的各種樣貌，摒除不必要的偏見，並對現代醫療有更深入思考，是本可讀性很高的非文藝書。

